

政治 兴替启示录

4



破

中华帝国盛极而衰

的

迷

江山

景山的晚风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夏维中 著



景山的晚风

夏维中 /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景山的晚风 / 夏维中著. —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

ISBN 7-5613-3082-0

I . 明… II . 夏… III . 中国－古代史－研究－明代
IV . 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2469 号

图书代号：SK4N0834

明——景山的晚风

著 者：夏维中

责任编辑：周 宏

特约编辑：陈 江 刘 鹏

装帧设计：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710062)

印 刷：北京天竺颖华印刷厂

开 本：640 × 960 **1/16**

印 张：28

版 次：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13-3082-0/K · 187

定 价：35.00 元

明虽亡于崇祯，而实亡于万历。自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去世后，大明帝国东临关外寒风，西闻秦晋惊雷，犹如一辆疲敝的马车向深谷滑行。崇祯皇帝，大明帝国最后一位天子，他的一生比起前任几位皇帝——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可算是励精图治，奋发向上，颇有中兴之志。但他一直生活在帝国无可奈何的衰朽和灰暗中，伤心地目睹着祖宗的基业被蚕食的全过程……

总序



关注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何在？西方史学家一直推崇公元前两世纪时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话：“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而考古学证明，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商代，中国人就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时的史官们不仅要记录发生了的事件，还要预测将要发生的事件。他们选择龟甲来刻写卜辞，因为龟具有长久的寿命，见证过历史的沧桑，所以能够暗示未来的吉凶。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也是文明延续性最强的民族国家，很大的原因在于这个民族强烈的历史意识，使他们一旦遇到重要的选择，便首先去翻阅史书。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某个王朝一旦出现衰亡的征兆，上天和民众马上会抛弃它，将它变成新兴王朝的历史收藏，以供取资。《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记载夏桀迷惑暴乱，太史令终古便出奔投商。而当商纣王迷惑暴乱之际，内史向挚也“载其图法，出亡之周”。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官似乎有着一种自觉的意识：让历史永远服务于未来。

什么是重大事件？古代史书中记录的重大事件大多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中最大的又莫过于改朝换代，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兴亡”。而中国人讨论“亡”似乎更有甚于“兴”。古代中国在战国秦汉之际发生过最为重大的转折。此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享国超过五六百年甚至达八百年的氏族王国，但这样的国家毕竟是联盟式的松散政体。而经过战国秦汉的历史实践过程完成、确立的郡县制国家，才是统一的领土国家和全民国家。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国家体制如从秦始皇

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2年起算，至清帝逊位的1911年，延续了2133年。其间有过二十多个统一或分裂，汉族或少数民族的王朝，但都奉行了郡县制度，因此我们不妨将他们视作一个中华帝国的不同届次的政府。只是这些政府的任期与更换方式与近现代国家不同而已。而他们开辟的国土、铸成的民族，创造的文化、锻造的性格大都被近现代的中国人继承了下来。

汉、唐、宋、明是中华帝国任期最长的四大王朝，这些国祚久长，创造过盛世的王朝，其衰亡更加具有历史意味。我们发现。尽管它们的灭亡各有原因，但有两个方面是相同的，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其一是这四个王朝的灭亡形式囊括了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两种形式：来自内部的分裂与来自外部的入侵。汉、唐亡于内；宋、明亡于外。当然，他们的灭亡都是内忧加外患，销磨积弊多年，才导致一个最终解决的方式。其二是这四个王朝由于制度的优越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就，没有一个王朝是毁于一旦的。他们的代替者或是受其抚养的臣民，或是受其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这些代替者无一不以他们的继任者自居，进行政治改革并修撰前任王朝的国史。这一点，与夏、商、周、秦、汉之间的推翻暴政，解民于水火式的革命很不一样。因此，汉、唐、宋、明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是最为丰富的，而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也是最为深刻的。它们是历史遗产最富有的王朝。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套讨论兴亡的丛书只是历史通俗读物而不是学术著作，是三个大学文史专业教师不务正业的少作，代表着他们当时肤浅的文字趣味与历史见识，这次再版作了少许的修订。他们的目的只是用现代散文话语营构一个历史阅读场景，其中只有情节、人物、议论而不是规律、分析和理论。但他们相信，在这个全球风云变幻、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会有更多的国人想要了解我们的过去，关注我们的未来。正如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所言：“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惟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如果这套文字通俗但又不是戏说的丛书能够激发人们对国史的兴趣，便满足了他们再版的心愿。

引言 景山的晚风

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是个天崩地坼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从黄土高坡上杀下来的闯王李自成，率领着被朝廷称作是“流寇”、“逆贼”的农民军，彻底占领了大明朝的京师北京。也就是在这天夜里，崇祯皇帝在煤山寿皇亭(今北京景山东部)自缢身亡。从此，甲申三月十九日就成为历史长河中一个极不平常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不仅标志着大明帝国的崩溃，而且也预示着异族即将入主中原的开始。

后人已不太清楚崇祯帝自杀前后的详细情况，现有的记载也不尽相同，甚至是矛盾百出。据说崇祯帝在三月十八日就知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便匆匆安排后事。在这天晚上，崇祯帝在乾清宫最后召见周皇后和宠爱的袁妃。痛饮数杯之后，崇祯决定把太子及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由他们设法保护外逃活命。安排妥当之后，崇祯帝对周皇后长叹一声道：

“大事去矣！”

话音刚落，便已是泪流满面。皇后、袁妃也是掩面而泣，环立周围的宫女更是哭声一片。崇祯帝只得挥挥手，命宫女们赶快出宫逃命，自寻活路。这时，周皇后抬起泪眼，无限哀怨地对崇祯说道：

“妾侍候陛下十八年，陛下从来听不进我一句劝，以至弄到今天这样的局面！”

说完，周皇后便搂抱着太子和永、定二王，放声痛哭。之后，又

是千叮万嘱，依依不舍地把他们送走。

生离死别之后，各寻归宿。周皇后回到她的坤宁宫，上吊自杀，干脆利落。崇祯皇帝见状连声称好。袁妃也回西宫，在崇祯帝的逼迫之下，上吊自杀，不料绳子一断，竟未能一次成功。皇帝只得上去连砍三剑，助她上路。十五岁的长平公主，也被崇祯召来。公主大概已预感到了厄运难逃，大声哀号。崇祯帝只说了句“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呢”，便以左袖掩面，右手挥剑砍向公主，没想到公主在情急之下，本能地以左臂挡剑，结果被砍落左臂，昏死倒地。崇祯见此惨状，再也不忍痛下杀手，便又召集平时宠爱的妃嫔，亲手一一砍杀。

此时的崇祯帝似乎已处于半疯狂的状态之中。他清理后宫之后，竟亲自换上快靴，手提三眼铳，率领几十位持斧拎刀的太监们，骑马在内城中东奔西突，不知是要出城去击杀敌寇，还是想突围逃命，结果是到处碰壁，到天亮时只得灰溜溜地退回宫中。

后人已无法知道崇祯帝是如何度过这最后几个时辰的。据说到了此日的深夜，他还曾亲自跑到前殿，去击钟召集百官，大概是希望能有几位忠臣，来为他殉节，没想到竟无一人赶来，令他大失所望。无奈之中，崇祯帝只得遣散了身边最后几位随从，与太监王承恩携手走入后花园，登上了万寿山。这万寿山俗称煤山(今称之为景山)，上有一个新建的寿皇亭，俗称红阁。这红阁原是崇祯为操练内军(由太监组成)而新建的，不料此时竟派上了用场。他在阁中逡巡良久后，便向他宠爱的太监王承恩提出了一个疑问：

“我待大臣向来不薄，今天至此，为什么竟无一人能像前朝靖难时的程济那样追随我而去呢？！”

大概是王承恩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他又为这些文武大臣开脱道：

“料想是这些人不知道，所以不能迅速赶来！”

随后，崇祯帝便在红阁边上的海棠树下，上吊自杀。王承恩也随

即步其后尘，追随而去。君臣两人，就这样面对面吊在树上，在景山的夜风中，随风摇曳。

三天后，李自成的人马终于发现了他的遗体。他的死状十分惨烈：长发覆面，光着左脚，衣衫凌乱。据说他在衣服上留下了血书遗诏：

“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

也有人说，遗诏中还有“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杀尽百官、无杀百姓”之类的激愤之辞。

后人大概永远无法弄清上述的记载是否属实，但绝大多数人却宁愿相信这些记载是真实的，因为根据崇祯帝生前的所作所为，上述的内容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位亡国之君能像崇祯皇帝那样，博得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同情。这倒不是因为他死状惨烈，也不是因为他死后被降格安葬，与周皇后一起被草草塞入昌平县的田贵妃墓中(后称思陵)，而是因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像是一位亡国之君。正像他生前多次哀叹的那样：“我不是亡国之君，为什么会上这么多亡国之事？！”

崇祯帝至死也没有弄明白这个问题。他也无法弄明白这个问题。大明朝的江山虽然在他手中丢失，但应该承担责任的又何止他一个人呢？！他自称无颜去见他的列祖列宗，而他的列祖列宗又何尝有脸见他呢？！

目 录

总序 / 01

引言 / 01

第一章 崩溃的前奏 / 01

正德皇帝——嘉靖皇帝——隆庆皇帝——张居正的时代——首辅身后凄凉事
——万历帝亲政——三十年不出宫——辽东守战——加征

第二章 荒唐岁月荒唐事 / 35

国本之争——猝死的泰昌皇帝——移宫案与红丸案——沈阳失守——魏忠贤
的时代——二十四大罪——血洗“东林”——登峰造极

第三章 中兴之梦的破灭 / 97

信王由检——崇祯登基——诛杀阉党——倪元璫出头——内阁大换血——
大清洗

第四章 后金的挑战 / 151

宁锦大捷——袁崇焕复出——毛文龙被诛——大冤案——活剐袁崇焕——长
山、大凌河之败——叛降——皇太极入侵

第五章 步入深渊的内乱 /207

杨鹤抚陕——山西征剿——陈奇瑜之败——中原大乱——凤阳之变——擒杀高迎祥

第六章 罪己诏 /269

空空荡荡的国库——竭泽而渔——颓靡的士风——凋敝的陕北

第七章 深谷寒风 /301

李自成受挫——张献忠兴盛——熊文灿的抚局——卢象升战死疆场——杨嗣昌督师——东山再起——松锦大败——亡国之君

第八章 大崩溃 /3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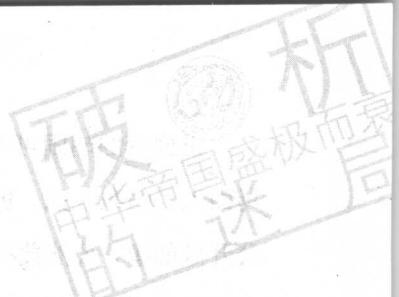
李自成占据襄阳——张献忠攻克武昌——孙传庭出关——关中失陷——京师告急——凄凉紫禁城——天绝大明



附录：明朝皇帝简表 /418

后记 /420

再版后记 /422



第一章 崩溃的前奏

后人在检讨明帝国崩溃的原因时，大多数人都认为，明朝“虽亡于崇祯，而实亡于万历”，意思是说明朝亡国的祸根早在万历年期间就已埋下，万历帝留给子孙的江山已是千疮百孔，像一座即将倾圮的大厦，没有不崩的道理。这种说法是很有见地的。

正德皇帝

明

景山的晚风

万历帝（神宗朱翊钧）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前后长达四十八年，比他的祖父嘉靖帝（世宗朱厚熜）还要长些。在隆庆五年（1571）的冬天，隆庆帝（穆宗朱载垕）就为年仅九虚岁的儿子朱翊钧举行了成人仪式。没想到此举似乎有先见之明，几个月后，隆庆帝便撒手归天，龙驭上宾，把大明朝的重担压到了年仅十虚岁的儿子肩上。

登基时的万历帝，实际上还是一个孩子，才刚刚懂事，根本无法行使皇帝的权力，也谈不上承担什么责任。幼主当政，已属不祥，更妙的是，前面的几位皇帝，留下来的已是一副烂摊子了。

万历帝的堂伯祖父正德帝（武宗朱厚照），接位时年仅十五虚岁。正德帝生性爱玩，除了朝政之外，几乎样样喜欢。更糟的是，他认为朝廷文官还不如太监，所以他宁愿把朝政托付给太监，也不愿重用文臣。正德帝先是重用刘瑾，后又宠用江彬、许泰。在这些太监的唆使下，正德帝几乎做尽了皇帝本不应该做的任何事，视皇帝之位儿戏。



武宗豹房的勇士铜牌

正德帝的胡闹可以说是历代少见的。他的胡闹，不仅求新、立异、场面大、刺激性强，更要命的是，他专做那些皇帝不能做、至少不能公开做的事，公然蔑视被常人视作是立国之本的那套道德规范。他在内宫操练军队、拆房圈地、搭建帐篷、养狮驯豹，无事不做。有一次他在内宫玩耍烟火，不料引发大火，焚毁大量宫殿，正德帝望着冲天

火光，只是开玩笑地说了声：“好一棚大烟火也！”

正德帝到后来已不再满足于这些。他经常外出巡幸，一度长驻宣府镇，但又不允许官员们离开北京城。他不愿再用玉玺，也不愿用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而是自称

“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并启用将军印信。至正德十三年（1518），正德帝竟要求给一位名叫朱寿的将军加封镇国公。他命吏部道：

“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领六师，扫除边患，累建奇功，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五千石。”

这位朱寿，不是别人，正是正德帝自己。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自己任命自己为镇国公，真可以说是亘古未见。正德帝还跑到山西太原，与晋王府一位乐工的女儿打得火热，如胶似漆。正德十四年（1519）江西宁王叛乱，天下大震，惟有正德帝十分兴奋，因为他不仅可以显示他的军事实力，而且还可以借此机会去“巡幸”一下他多年想去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此，他决定“亲征”。

实际上，就在他离开北京后的第二天，朝廷就接到了负责江西平叛的王守仁的密报，说宁王已经被俘，无需皇帝亲征。正德帝哪里肯就此善罢甘休！他仍率军浩浩荡荡开赴南京。到达南京前，他突然颁布一道古怪的诏书，禁止天下饲养和宰杀猪。其原因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为“杀猪”和“杀朱”是谐音。正德帝给江南的这份见面礼几乎要引起骚乱，因为南方地区几乎家家养猪，生猪不仅是农家主要副业收入之一，而且猪肉也是当时底层百姓最主要的肉食来源。但正德帝对此全然不顾，依然我行我素，强制推行。

正德帝在南京一住就是八个月，迟迟不肯回北京。富庶繁荣的江南，自然要比肃杀荒凉的北方更令人流连忘返，而美丽清秀的江南女子，大概也比晋王府的乐工之女更吸引人。正德帝哪里肯匆匆而过，自然要把他的“浩荡皇恩”多留些下来。只不过这样一来，苦煞了江南的百姓。好在住了八个月后，正德帝终于返京了。返京途中，他因在清江浦捕鱼，差点淹死，受了惊吓，回京后不久便驾崩了。据说正德帝临终前，也有悔过之意，说以前的那些荒唐事，都是自己之错，怪不得别人。

正德帝做了十五年的荒唐皇帝，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激化了原本存在的许多危机。碰到这样的皇帝，文官们除了冒着挨板子、丢官甚至送命的危险，拼命上疏要求皇帝改变主意外，再无他法，因为皇帝是无法选择的，只有等到他死才能更换。或许正是如此，许多文官对正德帝的死，倒不见得有多大悲伤，反而有点暗中庆幸。他们认为，无论如何，新皇帝毕竟不至于像正德帝那样荒唐，而正德帝无后，也给他们选立新帝时留下较大的余地。最后，他们选择了正德帝的堂弟朱厚熜接位，即后来的嘉靖皇帝。在他们看来，这位新皇帝在各方面都比较令人满意，一定会给朝廷带来希望。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大错特错了。

嘉靖皇帝

新皇帝朱厚熜出生在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县）。他的父亲朱祐杗是成化帝（宪宗朱见深）的第四子，与弘治皇帝（孝宗朱祐樘）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被封兴献王，就藩安陆。

首辅杨廷和当时力主朱厚熜接位，是有一定目的性的。

依惯例，武宗死后无子嗣，本应从比武宗小一辈即载字辈的宗室中选一位新皇帝。而杨廷和却力主选同辈的朱厚熜接位，严格而言，杨廷和的这种做法，并不尽合大明礼制。他之所以要这样违例行事，原因当然很多，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即看重朱厚熜个人的品行和才学。据说朱厚熜自小就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而且熟悉朝廷礼仪，确实是一个合适人选。何况他当时才十五虚岁，杨廷和大概也认为容易驾驭。没想到正是这位少年，在即位之初，就单枪匹马，与几乎是整个朝廷的文官对抗，并最终达到了目的。

嘉靖帝即位后，首先就提出如何在礼仪上确定他生父母的地位问题。依当时绝大部分文官的意见，嘉靖帝是以弘治皇帝的嗣子身份继位的，理应尊弘治帝为皇考。但这样一来，嘉靖帝就得称自己的生父母为叔父母，这大概勾起了嘉靖帝的心病。

原来，嘉靖帝的祖母邵贵妃出身低微，被其父卖给了杭州镇守太监。在接受了一些书法和文学训练后，她被作为礼物献给了成化皇帝。到嘉靖帝即位时，这位贵妃已被打发到类似冷宫的浣衣局，且双目失明，风烛残年。嘉靖帝的生母蒋氏妃也只是一位武官之女，地位低微。正是在某种自卑而又逆反的心理驱使下，嘉靖皇帝与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进行了长达几年的大礼仪之争，为他的生父母争得了满意的地位和荣誉。

从大礼仪之争中，不难看出嘉靖帝为政为人的某些性格。

首先，嘉靖帝对自己的利益比对朝廷的利益更加看重，为了前者甚至可以不顾后者。嘉靖帝即位之初，天下百废待兴，亟待明君，而他竟然能弃之不顾，为一己之私利而与文官对抗数年，实在是自私之极。

其次，嘉靖帝性格残忍、狠毒。杨廷和是嘉靖帝得以登基的第一功臣，最终却被嘉靖帝逐出朝廷，不存丝毫感念之情。张太后（弘治帝之后，嘉靖帝之伯母）因为冷淡了嘉靖帝的生母，嘉靖帝便抓住一切机会随意羞辱和威逼太后及其家人。在嘉靖三年（1524），嘉靖帝为了其母亲的尊号，竟一次廷杖了一百八十余位京官，其中十七人因伤重致死。这种做法，在明代可谓是空前绝后。

这位嘉靖皇帝在位长达四十五年。在此期间，大明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蒙古人在北部屡屡入侵，构成严重威胁，而朝廷又拿不出有效的办法。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给当地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朝廷为平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庞大的军费开支、皇室的挥霍无度、官吏的普遍腐败、税制的混乱和瓦解以及接连不断的天灾等等，造成了朝廷严重的财政危机。对这些，嘉靖帝似乎有些无动于衷，开始时尚能勉强应付，到后来干脆是消极对抗，甚至还一度把朝廷大权交给了严嵩，时局之败坏就不难想象了。

在漫长的四十余年中，嘉靖帝似乎只对一件事有着长期的浓厚兴趣，甚至可以说是狂热，那就是向神仙祈祷和觅取道家的秘方，以期长生不老。早在即位初期，就有一位叫邵元



明世宗嘉靖帝坐像